

小說 佳作 黃紹華

個人簡介：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五年級

臺北人，1999年生，醫學生。

曾獲楓林文學獎醫療小說組首獎、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入選。

---

## 暑遊

### 1

症狀出現了。

那天早上，起床時就覺得喉頭搔癢，有種想吐的感覺。睡衣跟內褲都被汗潤濕，只覺得可能是除濕機開了一整晚，導致全身失調。到了下午，鼻水慢慢湧出，後來有如瀑布。

「小馥，我兩個星期前確診，這幾天又不舒服了。如果現在篩出來兩條線算是重複確診嗎？」一個有點年紀的阿姨問我。

本來想跟阿姨說，不舒服就不要亂跑了。後來想想，我也是一個人住，如果確診了，好像也會自己出門拿藥。

整個白天，我都在扮好脾氣溫和、眼睛會笑的年輕藥師，努力讓鼻水不要一直流下來，努力隱藏因鼻竇積水引起的濁音，以免人心惶惶。還好，那是戴口罩的日子，水痕不會有人看見。中午，把沾滿鼻水的口罩丟掉，我和小謙在藥局的後門外抽菸。藥局的白色日光燈跟氣味很噁心，是少了日夜節律的騷味。老闆更噁，總帶有一股打量物品的視線。所以我會在中午吸菸，讓頭頂的陽光和膝蓋、腳底、影子連線，產生一個良好的定向感。

每天放過自己一次，只需兩支菸的時間。

這個月開始，基於好奇開始改抽涼菸，發現被刺激分泌的口水很多，而今天又更多一點。它們抽起來除了冰涼外，索然無味。外盒是鮮豔的綠色，但相應味覺刺激很少，舌根和咽喉的期待是完全落空，疲軟無力，呈現失重，連吐出都嫌多餘。

第一支熄滅，我偷看小謙，看他的大眼睛和捲曲睫毛。小謙有個習慣，只有在吐氣時，臉部肌肉會有一瞬間用力，形成露齒的表情。然後，才會鼓起臉頰、降下甲狀軟骨、送氣。只在那一瞬間，會看見他的牙齒：齒列不正、根部帶有鵝黃，而且牙肉有些萎縮，看起來像有四、五十歲。幾個月前剛來藥局，我拿到第一支菸，不久後就

發現了這個習慣。這在親吻和共事時都無法被注意，也就是中午休息限定，並非關係親密就可以知道的。

時間的累贅裡，是小謙的菸救了我。至少贊安諾可以少吃了。

「贊安諾不是安眠藥，是用來讓你解除焦慮的。我自己也會用。」

家附近，看失眠的神經科醫生說過。後來想想，這些抗焦慮藥物成癮跟菸癮不相上下，副作用則各有所長。但醫生說話很有藝術，不是上癮，是依賴性。少了罪孽，少了很多責備。

第二支熄滅，光線消失。我離開今天最後的陽光，回到室內的收銀臺前，猶如商品。我用兩塊最小的乾紗布侵犯鼻孔，讓它們溼濕、膨脹、停留在我的鼻腔內，然後戴上一個新的口罩符合規定兼隱藏一切。又過了大概三包菸的時間，無人察覺異狀，準時下班。

那晚，小謙說要跟自己相處，沒跟我一起回家。我在超商買了沒吃過的、綠包裝的咖哩。到住處時，醬料就先從包裝流出，燙了右手。同時身體冒汗，也沾濕背部，而頭髮油膩地黏在後頸。開動時，那好像是薑黃跟不知名的綠色香料混在一起的醬汁，融合了溫度從舌尖一路流向舌緣，竟沒有留下深刻的氣味，好像味覺被閹割了一部分，也許是舌尖的前半。這樣的感官令人感到可疑，同時讓我想到一種熟悉，而不知其名的東南亞香料。也是黃綠色，酸澀，而其濃厚氣味成分又勝過味覺體驗。以前家裡請的外勞妮可常用。會想到，就只是因為那腹瀉般的色彩。

妮可除了幫忙準備料理，也兼任掃除。

一次進我房間掃地，偶然看到桌上的保險套時，她睜大眼，很沒禮貌地對躺在床上的我說：「保險套在我們家鄉是邪惡，鼓勵濫交，代表低俗的享受！」巧的是，那些保險套剛好也都是黃色或是綠色。

對我來說，不戴套才是邪惡的，就算從後面來也還是要戴，不然疾病如此多元，會很不堪吧。不過，還有更大的不堪：妮可不吃豬肉，而我的母親不吃牛肉。基本上，那幾年家裡只出現過雞肉，雖然有各式不同的香料和烹調方式，仍是絕不想回去的一段日子。而且，我依然對任何香料一竅不通。

飯後，驗出了兩條線。

實在想不透原因，唯一的可能只有小謙。

我把兩條線拍照，傳給父親。他不在乎。我應該也不在乎他，雖然每週還是會傳訊息，總是簡短。也傳給小謙，他似乎在忙，只回了：「好喔。」我說需要幾天的時間跟空間，會幫他把那些偶爾留宿時的用品打包好丟在門外，有什麼想法可以再跟我說。

然後，就去住處附近的河邊把今天剩下的涼菸抽完，看著夏夜的天空發呆。晚風拂過穿拖鞋的腳趾縫，比菸更冰涼一些。好像沒有其他必須傳訊息的人了。

我想我是需要休息的，最後傳訊息給老闆請假。

「兩條線，請假七天。」

「瞭解，祝小馥早日康復^^」

幸好，沒有責備。想到是老闆傳來的訊息，依然感到噁心。

回家後，我把小謙的東西都塞進一個褪色的亞麻背包，放在套房門外梯間地上。我躺在床上傳訊息跟小謙說晚安，在推特上跟素不相識的網友們說晚安，很多噁男跟我說晚安，其中一部分附上屌照。我試著感受那些心意，然後拔下隱型眼鏡準備睡去。

閉眼後，才發現紗布還塞在鼻孔裡。

## 2

「全世界都活在毒品的威脅中。其中尤其包括那種大眾一聽到毒品就產生的歇斯底里。」夢裡，一個雙眼凹陷的蒼老婦人說。

夢裡，我是毒品。我的身體化成無法辨識來源的碎片散在暗巷，路燈難以照到的溝旁。後來，又成為黏稠的上千隻蛆爬過昏黃的牆面。

一樣在夢裡，歇斯底里是子宮造成的，是與生俱來，是隨著性而來，而且難以摘除的。

## 3

「贊安諾是我們最常用的一線安眠藥。」身心科診所的何醫生曾說。

中年後，母親的精神狀況很不好。

由於抗拒就醫，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診斷。父親忙於工作，透過一些手段避開嚴格的標準評估，請來妮可，當時二十五歲，大我一些。那幾年間，有耐心陪母親的可能只有妮可。

「最後，我們都會回到有河流的家園，獲得無上的喜悅。」一個下午，難得看見母親坐在陽台曬太陽，而妮可正跟母親說著。

她同時在幫母親按摩，那種與世無爭的嗓音很特別，與平常不太相似。後來，母親有點愠怒地跟他爭論，說那個世界雖然一樣快樂，一樣有水，但是要充滿會發光的蓮花才對，教會會支持的。妮可溫柔地點頭微笑，繼續幫閉著眼的母親揉肩。

其他大部分的日子裡，母親白天都躺在床上毫無動靜，偶爾與那些批評她的聽幻覺互動、對罵。夜裡有時躁動、流淚或漫遊。

五十幾歲後，母親惡化得很快，認知下降、無法自理，失序的行為和言語增加，依然有攻擊性。幾年後，惡夢就結束了。

想到這裡我睜開眼睛，坐起身打起冷顫。手機顯示凌晨四點。

總覺得，思考好像比以前狂躁了。只在短暫清醒的一瞬想起往事，然後就飛躍了一段距離。根據小謙的經驗，輕躁者會思想加速，增加工作效率、購買慾和性慾，然後破財和招來爛桃花，我只覺得目眩，性慾尚未高漲。無法控制性慾的話，就跟猴子沒兩樣了。

但如果連性慾都要壓抑的話，就連猴子都不如，還活著幹嘛呢？

我笑了出聲，然後又沉沉睡去。

#### 4

套房有兩扇窗，廁所裡和床邊各一個。躺在床上，風會往頭頂吹來，把暑氣也吹走一部分。

室溫得宜。今天起床後我改戴眼鏡，沒穿衣服，讓陰毛吹吹風，在開燈前拍一張好像帶有情慾的晨間自拍發在推特。這好像是幾年來第一次想不穿衣服度過一天，索性也不開燈了。我也對著床頭的落地鏡拍了一張照給小謙，沒有再問他對兩條線的看法。

他淡淡地回：「不能沖咖啡很可惜。」

週六的早上，小謙通常會來找我度過。他喜歡手沖，會慢慢把豆子磨好，填進裝

好濾紙的陶瓷濾杯，抓好溫度繞圈注水，順便多沖一杯給我。頹坐窗邊，聞著那些烘好的豆子，感覺腦袋裡充斥著繞不開的圈圈，有著長短軸的橢圓形，轉著轉著，並沒有從事其他活動的動力。鼻水與昨天相比明顯更稀了。然後是開始咳嗽，乾咳無痰，至少不像細菌型肺炎那麼濃稠潮濕。玻璃杯裡，洗不太掉的咖啡痕在光線下很明顯。

「快起床囉！要吃早餐了。」我聽到母親在梯間用很無奈的語氣喊著。

我沒有理會。這樣的幻聽從出現到現在，已經持續幾年了。這句話，我記得也是在某一次凌晨聽到的。但誰會想在凌晨三點吃早餐？

「如果是很清楚的自言自語聲，通常是焦慮和壓力性思考的反芻表現，並不是典型的幻聽喔！一般幻聽會以多種聲音、無預警地出現。你有聽到人家交談、評論或者命令你嗎？」第一次提到時，何醫生曾說過這一串話。

只是想釐清我聽到的是什麼。顯然，他不覺得這是幻聽，而可能只是腦內絮語。但無所謂，我可能也只是需要有個毫無關聯的人聽我嘮叨。

這一整天都在下雨，我一直透過紗窗往外看著。小雨打著雨棚、打著柏油、滴滴答答。配合著母親不時的喊叫，十足濕悶、潮氣。

我總覺得，整個世界都曾經在盯著我看，在晴天的陽光下，可能就在昨天，他們將我的病歷和所有特徵在各地傳閱，透過閱讀空氣來打量我的思想。但是由於今天下雨，我就算赤身裸體坐著，毫無防備，他們也不屑一顧。我坐在馬桶上點起一支萬寶路，是來自小謙剩在房裡的最後一包。所有吐出的煙霧，都在離開窗戶的當下被雨水隱蔽。我繼續往外望著，因為是坐姿的視線，往外看不到其他巷弄鄰房。只有陰鬱的霧靄，把唯一該看到的，那棟最高的樓，還有其餘的嘈雜都給遮起來了。如果能親自浮起，被包裹進雲中，聞聞霧氣的味道，我猜應該會是地下儲藏室的味道。

一陣子有去過類似團體諮商的活動，一個項目是故事接龍。大家只是坐在那裡說著自己的故事。好像在字義上有所關聯，但內容仍完全是私人的。每個人的長相都很模糊，聲線就像這場雨，就像自然的背景噪音，就像無關緊要的幻聽一樣。

「好想幹你。」

「分手了沒？」

網友說，用文字留下這些噪音。

推特自拍照底下的留言就像是接龍一樣出現。內容一樣與圖片好像有所關聯，但若不仔細注意，很難聽到聲音。他們想幹的是那個靜止的、平面的、像素構成的我，

甚至不是原本的肉體、原本的顏色、熱度、濕度和形狀。

但為什麼會一直在推特上發文呢？可能只是寄望那些一直在看我的他們，就只去看我所呈現的，沒有不堪的那一面。而好像完全自主的情慾可以成為榜樣，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裡，成為某一個人在某種概念上的偶像，然後，令他訝異於有這樣一個偶像存在，是不得不去追隨的。

而他，不需要認知到我在推特以外的任何概念。

## 5

晚上，躺在床上毫無動靜，看著天花板上星斗似的壁癌。比起那些恆星，它們比較像是死在軌道上的人造衛星，就卡在那了。

「馥。機構跟我說，超過十八歲就不能再繼續住了。另一個新找的機構說，希望申請入住的居民能夠有份穩定的工作，而不只是在藥局打工。」八點多，小謙傳訊息跟我說。沒有尋求幫助的痕跡，只是因為不擅口語，想要用訊息說說近況而已。

「好有趣。他們不是社福，是房東吧。」我回覆。

小謙在機構長大，因此原生家庭是虛擬的，是概念，是不存在的理型，形而上的。成年之後，原生機構被法規剝奪了，而生存手段並沒有被順利傳授。輾轉打工都做不久，也許是好吃懶做。或是，只是覺得如果錢還有剩，為什麼工作不能偶爾休息一個月。

「心情不好的話，也可以去找何醫生。」我補充。

因為我想不到還能講什麼，也並不打算幫他。我知道他會是個可愛的病人。

「你不是個稱職的病人。」我聽見何醫生在廁所呻吟說，甚至可以看到他在馬桶上皺眉，濃厚油膩的瀏海底下露出可惜的表情。我把手上的手機往聲音的方向砸去，砸在關起來的浴室門上。

我說過，幻聽變嚴重了。他說，這是我的個性而不是病。

我理解，他不打算聽。何醫生可能是很需要表達自我的，話總是比其他醫生多。因為他，我知道很多醫生其實只對一些特殊、討喜的疾病跟患者產生同理心，他們的醫生身份也只是一種理型。實際上，他們同時也作為人類，一種充滿科學樂觀精神的現代人類，會根據患者的表現產生同理。不免對那些貓咪一樣的患者產生憐愛，也許是因為外觀姣好或是個性熱情。然後，不免對某一部分，帶有明顯敵意的邊緣性人格疾患患者，或是單純頻率不對、不「稱職」的病人，感到厭惡。

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被厭惡的，又或一切都是妄想。於是，仰頭往窗外看去。

窗戶外面是倒插的高樓。這兩天，發現高樓的光會隨著星期改變，可能是按著紅橙黃綠藍。看了一些當代作品，本來一直覺得我們是身處環形監獄的。因為網路，我們會互相窺視。好在我只會匿名把所有慾望跟仇恨放在推特，單向地揭露。

仔細看那高樓想著，看了時鐘又過去三個小時。我發現不妙，這座城市的很多細節都透露出線索，再次讓人感到可疑。這座城市是真的有一個中央控制塔。從那高樓往下望的話，好像沒有死角，翻過山也沒用，除非山高過五百多公尺。這種控制塔就是監獄該有的，像是以前實習醫院裡的護理站。護理站可以量測、監看所有病房動態，而病房之間看不見彼此。世界看似好像能資訊互通、房門敞開，人之間卻拉起緊密隔音的床簾，厚得彷彿能多聽到一些語句就是失禮的。與此同時，不知從何發送的訊號正在透過所有媒介傳送，馴養出一套在整個盆地通行的價值觀。

所以，沒想過要留在醫院任職。然後，想起第一次做愛時，好像就被監視了。

高潮後的幾分鐘裡，發現所謂「完全」的概念跟我的距離很遠，然後，我無助地顫抖著。那已經是和一個相異個體最靠近的狀態了，仍隔了皮膚、毛囊、脂肪、肌肉還有床簾，離我更近的是孤寂。世界，默默看著這一切，可能是以很深層的方式，從那高樓上，或是深入雲裡，躲在那裡俯視。所以，當時沒有被我發現，即使保持著仰臥而張腿的姿勢。

可能也是活在那樣的荒蕪裡，母親自殺了。我猜不是因為覺得被監視，而是發現那種認知的孤獨，已經不可逆了，而且永遠無法適應。基本上，每個精神不好的人，會執行自殺的都是在那幾年，因為還有足夠的行為能力。

為了與母親，或是與自己相處，我在那段時間找何醫生開藥、拿藥，然後自己學了藥，學了多巴胺的四種作用路徑，還有與血清素跟正腎上腺素的三角平衡關係，學了好多藥物在不同觀點裡的作用，才發現它們遍佈中樞神經，甚至能來自外界，更不可能無視個體差異。最後，一切對自身處境毫無幫助。此外，我不相信心理學與精神動力。那太費時、太過於多歸因、太誣賴人了。

父親也累了，不再當面跟我對話。也許他所見到的我，正是母親的影子。

會跟我對話的只剩下推特，然後幾年後是幻聽。

## 6

隔天起床後，我坐在馬桶上抽菸，想了半小時左右，然後把剩的幾支萬寶路都丟進馬桶沖掉了。還有小謙留下的，抽屜裡的半支雪茄也沖掉了。我們在廁所一起抽了

前半支，半小時後，暈得不成人樣。那殘留的半截就算不沖掉也已經受潮、刺鼻而令人作嘔。

最一開始是怎麼被發現的呢？燃燒這些小草帶來的清醒。

這會不會也是這些小草統治世界的方法？用一種神秘學的、難以視覺化、難以言傳的個人體驗，在社會中暗自散佈、附身，改變一個人類的認知，使其繼續為小草推廣，投入種植加工。然後，最後達成勝於肺炎的世界級擴散。

與此同時，政府跟菸商是什麼角色？是保護人類這樣的物種免於認知傳播嗎？還是企圖控制這樣強大的附身統治過程？還是說，小草一直在控制他們，以一種不顯眼的方式逐漸撕裂社會？

世界是被分割的，眾人各自為陣，視彼此為異常。

母親的一切症狀，被社會所不容、當作異常。她不吃牛肉這件事，符合社會風俗，可以是正常的。戴著口罩出門，在某些國家被簡化為邪教和染病的象徵。但在我們的街道上，這是正常的。

而菸草不附身的話，就只是菸草。

後來整整一天，我轉而對那高樓的燈光進行推測，猜那個樓頂的燈光在洗腦居民們，所有用餘光看見它的人都會被灌入概念，所謂「今天是星期幾」的概念，再用語言、行為傳染給其他沒看到的人。然後，大家好像有了自由的共識，認為一週可以放兩天假。一種好像擁有自由意志的思想被廣播出去，再進一步，被控制，被凌辱。而不得而知。

以前每次何醫生的會談，最後都會問母親今天星期幾，這是認知功能正常的人應該能答出來的。當時無法想像，母親到底陷入了怎樣的情境？到今天才發現，這不太對，除了可疑，還很荒謬。已經完全被洗腦馴化的是我，「星期」明明也許只是千年前的一群歐洲人發明的遙遠事物，甚至與自然週期完全無關。除非每天被迫擷取大樓的燈光頻率，或是使用網路、日曆或膚淺的社交對話來互相協議，不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應該有類似的概念。

我覺得好像不能再使用網路了。

於是我跟小謙說了。他說好喔，他不能幫我解決問題，但會放一小支他喜歡的蘭姆酒在我的家門口，這是他能做到的事情。我也這麼覺得。

而父親沒有傳其他訊息過來。



既然已經決定不再接收網路訊息了，我想，我也不應該用推特了，不應該再碰那些藥。我把手機關機。摘下眼鏡看最後一眼今天高樓的燈光顏色。它實在美得毫無意義，讓我的眼淚流了下來。

夢裡，政府傳來一則防疫簡訊：

*您好，恭喜來到後現代。*

*兩條線的來源與去處並不是我們在意的事。而所有短暫離群的私人經驗，將成為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。我們的感官存在於接觸的經驗，「隔離」作為其中的促效劑、活性劑或是阻斷劑，把某些客觀眾人所感知的介面變得不一樣了。感知變成碎形，您反而能更加客觀，不帶羞恥地直視自己，讓您知道，過去的認知就只是過去的自己。而主觀，只存在於介面之中。例如：夢醒時。你仍會主觀地記得這一切。*

也算是充滿漏洞。只要我記得這個夢，論述就一定會成立吧。

## 7

後來幾天的時間過得飛快，注意力無法集中超過數秒。

睜眼後光線射入，就看見視網膜血管裡的白血球列隊，它們的影子在天上流竄。所有外界的聲響，摩托車聲、鳥鳴、犬吠也都在視線所及之處，天上飛舞，上下快速起伏。地磚的每個垂直交點在跳舞，接近、遠離、縮放。我的視野，像是從一個大小不斷變化的玻璃杯內向外凝視，時而注滿液體，時而結冰。望向窗外，彷彿窗框周圍所有牆面已然透明，可以看見樓下鄰房、人物，看見整個城市處於動態的成分。所有雲靄都沒有出現。如果專心一點，似乎就要一次性透視全世界的所有事情了，那幾乎肯定會使任何觀眾發脾氣吧。

戴上眼鏡，在看到綠光、紫光的時候影像會有所偏折，隨頭部偏轉而產生與其他色彩的疊影，這是在那幾天裡發現的。我又戴上小學時的眼鏡，看到的一切就像在昏暗中看到的，同時能聽到的聲音是那樣模糊，遠比閉著眼睛聽到的還模糊。

那天早上，感覺有種非常嗆濃的味道灌入鼻腔，聞起來像是黑板樹、大麻或是小謙的體液。同時，也知道那就只是很熟悉的、早晨巷弄間該有的味道，可能是來自水溝或山間，日復一日的。進食過程裡，同樣有大量氣體、味覺訊號順著神經傳入大腦

皮質，但它們好像失去了更深層的情緒意義，繞過了巴貝茲迴路，記憶跟動機不再被激起、誘發，趨於理性、解構。與此同時，為了「生存」而咀嚼、吞嚥的感覺變得微弱，進食成為一種沒有根據的信仰。

傍晚，面對鏡子，發現自己沒辦法只看著鏡子，就做好任何一件平常做得到的事。發現左、右手相等地笨拙，動作無法經由視覺執行。本體的每一個關節變化角度都是一個熟悉的日常訊息，感受到的重力也是。但在刻意覺察它們的當下，一切行動都沒辦法自然運作了。重力，就像周遭液體瀰漫而充滿阻力。也許重力就是另一個維度的水。

然後是尿尿。今天已經尿了第四次。發現自己在狹窄浴室尿尿的同時，會手持菸盒把玩；發現手肘會自然撐在膝上，雙腿會不自覺地往遠離門的地方擺放，與門呈四十五度。雖然平常小便也不會滑手機，但從來沒有這麼認真小過便。完全感受不到膀胱收縮，如此專心也難以體會排尿反射的所有環節。我想到小謙的膀胱有些輕微纖維化，每晚通常會起來兩次。自己則是偶爾會起來上一次廁所。然後早晨來臨，上班下班，喝水吃飯做愛。驅力不知從何而來，口渴飢餓燃燒，尤其跟嗅覺有關。軌跡固定，習慣方式固定，思考為了節省能量而固定，偶爾才出現懼怕和憤怒。那我是習慣構成的嗎？

「所有想法都在無法掌控的情況下運作... .. 怎樣才能讓我相信自己活著？」說完後母親大笑。

父親曾說，母親很年輕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失去組織的言語跟行為了。那是世俗口中的病，但他本來覺得那是詩。從擺動手臂的習慣、日漸頻繁失常的笑語、懷孕到生產、堅信自己的不存活，都是詩，都是飄逸的。最後，陷入無止境的沈默時間裡。好像能跟萬物都有所共感，同時又是完全的空虛。

我聽見一陣粗獷的笑聲，伴著有氧運動的喘息聲說：「你們，笑我總是推著石頭，可憐、刻板、重複。你們卻沒人懷疑過，日夜變化的無法違抗性！那些植入意識的命定想法，你們還真的從來不會去違抗，甚至從來不去發現。身為高尚人類的意識開關與否，以及是否要離開柔軟、溫暖的床鋪，竟然需要天文單位以外的一顆火球提供諮詢！」

我的日夜節律可能已被大腦或是松果體全權控制，偶爾失眠但不成煩惱。一直以來，能夠自得其樂的原因，可能也只是從來沒有懷疑過睡眠的意義。睡眠就跟推石頭

一樣，就跟生命一樣。不過，我們對推石頭抱有憐憫，對睡眠毫無感覺，對生命則好像應該充滿熱情。

坐在床沿，凝視著東方出現亮光，白色，開口向下。過幾分鐘覺得那是月亮。才剛剛升起，然後發現月出跟以前等待過的日出一樣快，跟日落也一樣快。天空都同樣有明暗變化，只是震幅是較小的。所謂夜晚，也只是一段持續的明暗變化。

陰曆所看見的，是這個層級的明暗變化嗎？如果往更小的層級探尋呢？

「那陽光帶來的到底是什麼？」

勇敢！明確！前進！效率！所有「正面」的想法！

「你看，觀看歷史，沒有一個肉體逃得出命定的一生，也無法征服自己。」一個學者般安定的聲音在耳邊低語。

## 8

理應回藥局上班了。但感覺肉體的習慣不能這樣慣著，所以決定躺在床上自慰。

這肉體很少在早上自慰，拿起手機想要交代些什麼，發現自我在慢慢消融，又放了下來。發現鏡中的肉體仍然在融化，幾分鐘後變成一灘認不得的、稍微濃稠的泥水，混雜汗與黏液，但沒有超出床沿。體毛如堅挺的枯枝，招搖著夏風。這時，才發現頭髮已經及肩了，才發現已經好久沒有看看這個肉體的型態，才發現已經變得跟印象中完全不同：粗糙泥土般的膚斑、摺痕，明顯開始衰退的肌肉紋理，代謝趨緩導致的脂肪堆積，手腳浮出的、開始有些蜷曲的靜脈，走向已明顯跟春天的記憶有些不同。

從來沒有人向這個肉體規範：自慰不能發出任何聲音。所以腹部開始試著用力、輕喊，鏡中的隱約的腹肌從泥淖浮出，好像有流動的脈繞在周圍，而不受監督。然後，沒有人說過，可以聆聽自己肉體發出的聲音。從來沒有仔細聽過自己的聲音，無論對談、歌唱、呢喃還是淫叫。現在的聲響不是鳥鳴、犬吠，是很細致、有情緒，有如年輕人類的叫聲。左手，就在這樣震動的肉體上游動著，感受著，同時製造更多感受。

與鏡中不成人樣的肉體相互凝視著，細細提問：「怎麼能確定你面對的是真正的個體呢？他人又怎麼可能經由一層感官資訊轉譯來體驗你呢？」

用空閒的右手把那一小支蘭姆酒拿起，倒入床頭那沾滿咖啡痕的玻璃杯，剛好裝滿。肉體精密的動作是如此美麗，令人訝異，竟然能同時操作手部二十條以上的肌肉

來滑順地完成工作，所謂神經電訊號瞬間指派的行動。甚至，這些肌肉刻意沒有選擇最有效率的方式運動，而是稍微繞了一點路，表現出優雅。

優雅之餘，酥麻漫遊。鏡中的肉體又發出一種機械性的聲音：「系統測試。」

肉體度過了一個平靜的下午，已經好幾天沒有吃藥。

物質性。為何大腦會懼怕死亡？為何高潮後都會感到寂寞？童年時的快樂來自何種聯絡簿上沒有記載的思考流線？被記憶重塑，再認知後抹滅掉的痛苦又是什麼？對於能順利往返童年記憶與現時的人而言，所有兒時的折磨或是煩惱依然會是鮮明而可言喻的吧？如此情況，可能這些折磨也都失去痛苦了。

此時，五感再次鮮明起來，所有聲音都不見了。四肢開始隨著感官流動而浮沉，如同樹梢軟芽。這個肉體從一個滾燙而綿密的子宮脫離，來到充滿死亡、無聊絕望的系統裡面，又多看見了什麼？察覺自己也擁有子宮的時候，如何能不為這永恆的世代交替產生歇斯底里？

就是那種過於複雜的物質性。

出生開始，從耳蝸接收的那些語言，可能更是最為變態的成分。竟然在經過感官後，又重新塑造意象，帶有表情、語氣、意境，和自認為的自由意志。所謂物質部分的人體，被外在物質影響的思考或被鬆弛的肌肉，也只是人以為現實生活裡的部分條件。為什麼深信自身不是身處夢裡呢？若有畫面跟聲音，為何不能有痛覺、觸覺、平衡或是本體感覺？想像中的現實會是何種狀態？是不是彷彿如此時？是不是應該連所有夢境與想像都接受然後調和？那些被風、被馬桶水給抽走的菸，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在精神上輕嗅一口而收穫宗教般的滿足？

喝下最後一滴，再也不確定酒精之於肉體的作用是不是如世俗所言。只覺得，這副身軀的所有苟且、慣性和情緒全都關機了。處在充滿黑暗的鏡內倒映對面之處，意識滿盈的現在，是極為不自由而痛苦的。同時，也是最快樂的。然後，開始發現任何紀錄方式皆已跟不上思考的速度。然後，知道這些恐懼只要幾小時就會被完全忘記。

肉體，慢慢地沈入沒有任何思考畫面，只有些許耳鳴跟腸胃蠕動聲的寧靜裡。

## 9

到現在還是不太確定是怎麼醒來的。

好像回復到以前了。所有記憶都是被清楚刻畫的，可是已經沒有辦法感受當時的情緒。或者說，已經恢復了原先的情緒，所以再也無法解讀，無法順利往返了。

到現在，聲音少了很多。

我吃了墮胎藥，沒有感覺到太多不適。跟小謙說我的身體快好了，會回去上班。在下樓之後，踉蹌了幾步，發現已忘記如何行走，也忘記是如何學會行走的。盯著路人的步伐，我走了幾步又回到了這個世界。沒有被任何人發現，也沒有人在打量我。就像所有羅列路邊的建築，為了避免被淘汰不斷地演化型態、褪下壁癌，而沒被發現。路上偶爾可見的掉落磁磚，就是它們散落的枯葉。

不太確定小謙和父親是否知道那兩條線是驗孕。那段日子確實只和小謙有關係。何醫生說，獨處的幾天像是把記憶翻了出來，進行帶有妄想的重新詮釋，引起了他的在某種病態層面的興趣。我會說獨處是一場滲人的旅行，同時也是不錯的旅行。意義不存在於起終點，更不在過程裡。

我想，母親是受到祝福而渾然天成的。詩人的特徵，只是大量的標準跟制約一直若隱若現，慢慢茁壯，最後吞噬了那些認知變化，奪走了她的平靜和習慣、普世的習慣、花數十年建立起的身體習慣、物質習慣。而我腹內的習慣沒有被養成，沒有茁壯，也就沒有祝福與詛咒之分。

至於我，到底在哪裡？行走中的我，內心蜷伏成一個嬰兒，覺得聽不到聲音無傷大雅，只要那些隱喻都還在就好了。就算哪天世界只剩下鏡子，只剩下推特，或是只剩下夏天的夜晚，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間失去語言了，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進行獨旅，人也都是可以適應的吧。

父親沒有再傳訊息給我。

小謙依然在中午休息時跟我抽菸，沈默不語。

---

## 評語

### 朱國珍老師：

全文娓娓道來「快篩兩條線」的隔離假，原以為主述者的中性口吻暗藏同志書寫的伏筆，最後揭曉快篩劑的兩條線原來是驗孕結果，結局翻轉之後恍然大悟作者的設計與鋪陳，充分享受小說閱讀的樂趣。